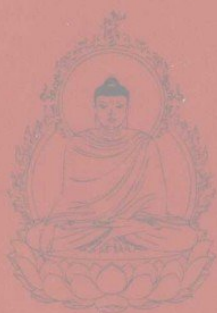


#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

◆ 鄭賢章 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打破頭骨 諸詐語稱死骨  
 認人為兄弟 山鬼僧官解會  
 欺人德行骨 三番樓會  
 委身門弟子骨 黃黑心重聚骨  
 欺人主眼骨 藍面主死天骨  
 醫與玉女集今名天大會  
 摩骨法會 債平錢會  
 執摩刀會 乘車火射會  
 人說玉潔集會 婦女裝束赤子會  
 愚人會理會

昔有愚人至於地東三人與食燈淡  
 元來主人聞已更為盜賊所將燈美  
 便自念言所以失者緣有盜故少有  
 尚介况復有也愚人元智便空食盤  
 食已口裏遂為其是許彼外道聞即  
 欺言可以得因即

供設而作具念我今若善於日中  
 擊牛牛乳牛乳新多牛元安處成復  
 顯數不如即就牛版廠之伴雖有時  
 者頓摩取作此舍已便捉得牛母子  
 各繫其鼻却使一月介了設會迎置  
 賓客方擊牛中央欲擊取乳而此牛乳  
 即乾無有時為眾來去賊或哭愚人  
 亦介欲修而地方言侍我大有之時  
 然後燒施末又難償或為無官木火  
 盜賊之所侵奪或本令換不及時而  
 旋布如是

以梨打頭破骨  
 昔有愚人頭上无毛時有一人以梨  
 打頭乃至二三為傷後時以此愚人  
 爾然惡愛不知避去傍人見之而語  
 之言何不避去乃住受打致使頭破  
 愚人答言如彼人者傷傷骨力破無

避去乃正傷破反謂他無以此上者  
 亦復如是  
 婦詐編死會  
 昔有愚人其妻適正懷胎受重婦元  
 且信後中則其地交住邪惡心  
 欲求其子之命於其妻語一  
 言其妻聞之即死其子亦死元者  
 見其妻死而子亦死其子亦死元者  
 可於彼時其妻至不至之時以一死  
 之說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元者  
 婦之死也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元者  
 婦之死也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元者

指大獲薪神燒取其骨以煮成之置  
 空懷換婦於彼時心欺傷大使還歸  
 家語其夫言我是以要夫吞之言我  
 婦又死汝是阿羅言言我婦乃至二  
 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  
 生或者謂為真實亦不可改離開正

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子項目

中國博士後基金資助項目

湖南省教育廳資助科研項目

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重點學科資助項目

【漢文佛典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 蔣冀聘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

◆ 鄭賢章 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 郑贤章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81081 - 811 - 7

I. 新... II. 郑... III.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IV. Z126.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659 号

---

###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郑贤章 著

---

◇责任编辑: 何海龙 李 妮

◇责任校对: 鸿 燕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46. 75

◇字数: 788 千字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811 - 7

◇定价: 93. 00 元

---

## 《漢文佛典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 總序

漢文佛經以其較強的口語性而受到漢語史研究者的重視，利用它，可以作如下幾方面的研究：

1. 研究漢語語音。漢譯佛經中有大量梵漢對音材料，而這些對音材料正是當時語音的較客觀的記錄，比較接近口語，利用它來研究當時的語音，應該更接近語音實際。在這方面做出較大貢獻的國內學者有俞敏、劉廣和、尉遲治平、李維琦、施向東、張福平、儲泰松諸先生。由於受梵文語言系統的限制，這種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梵文齒音只有一套，而漢語有三套，用梵文的一套齒音分別對應漢語的三套齒音，就難以反映語音實際了。故利用對音材料要注意所對譯語言的語音系統性。

2. 研究漢語口語詞彙。翻譯過來的佛經是要對百姓宣講的，為達此目的，翻譯者要盡可能使用當時人們的口語，而盡可能避免使用文言。這就為後來的語言研究者留下了大批珍貴的當時口語材料。利用這批材料研究當時的口語，成了漢語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務，在這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國內學者有朱慶之、李維琦等先生。朱慶之重宏觀研究和框架構建，同時也有較精當的微觀考釋，所謂微觀、宏觀相結合者也。李維琦則重“字面普通而義別”的微觀考釋，多有創獲。此外，蔣禮鴻、郭在貽、項楚、江藍生、方一新諸家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過漢譯佛經的材料，也多有成就，但不是對漢譯佛經的專門研究，故不在此列。新詞新義的研究，李維琦的成就堪為榜首，但常用詞的研究，還有大量工作可做。

3. 研究漢語語法。漢譯佛典的口語性，既為詞彙研究提供了材料，也為語法研究提供了材料。語法的變化，在正統的文言文裏比較緩慢。由於仿古的原因，文言文

的語法在某種程度上難以代表當時的口語語法，所以研究語法必須以口語性較強的材料作為研究對象。在這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國內學者有高名凱、劉世儒、王力、呂叔湘、劉堅、蔣紹愚、江藍生。此外，一批年輕的學者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曹廣順、吳福祥、胡敕瑞、龍國富、唐賢清、陳秀蘭諸君都有著作問世，是其代表。

4. 研究漢語俗字。漢文佛典中有大量俗字，為漢語俗字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在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較大貢獻的國內學者有潘重規、張涌泉、鄭賢章等。

漢文佛典材料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有鑒於此，本學科帶頭人李維琦教授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即着力於漢譯佛經的語言研究，歷時十餘載，成《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二篇，為本學科在漢文佛典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取得有利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他的學生蔣冀騁率博士生鄭賢章、龍國富、唐賢清、張幼君等對漢文佛典的語法、俗字、詞彙進行了研究，也略有收穫。今裒而集之，成《漢文佛典語言文字研究叢書》，以饗學者，以就正於方家。

人生有限，學海無涯。若能以有限的人生在無涯的學海中采擷得一兩珠粒，也算不“枉入紅塵若許年”了。縱使無所采擷，只要在學海中游過泳過，也算不虛此行了。結果固然重要，過程又豈可輕視？

是為序。

蔣冀騁

於湖南師範大學無知齋

2007 年 9 月 19 日

## 目 錄

## 上 篇

第一章 緒論	(3)
一、可洪與《隨函錄》	(3)
二、編纂緣由	(6)
三、《隨函錄》的研究現狀	(7)
四、《隨函錄》的研究價值	(9)
第二章 《隨函錄》與漢文佛典的校勘	(18)
一、校勘漢文佛經	(18)
二、校正《一切經音義》	(23)
第三章 《隨函錄》與《龍龕手鏡》研究	(25)
一、《龍龕手鏡》引《隨函》考	(25)
二、考釋《龍龕手鏡》疑難俗字	(29)
三、糾正《龍龕手鏡》之錯誤	(32)
四、印證《龍龕手鏡》部分說解	(33)
第四章 《隨函錄》與《一切經音義》研究	(36)
一、《隨函錄》與《一切經音義》之淵源	(36)
二、糾正《一切經音義》許多錯誤，彌補其不足	(43)
第五章 《隨函錄》與大型字典的完善	(46)
一、考辨大型字典中的疑難俗字	(46)
二、糾正大型字典俗字考辨上的錯誤	(48)
三、為大型字典俗字補充新音新義	(49)
四、為大型字典俗字提供例證	(50)
五、增補大型字典漏收的俗字	(51)
六、幫助我們了解大型字典俗字產生的原因	(52)

第六章 《隨函錄》同形字研究 .....	(54)
一、《隨函錄》同形字辨析形式 .....	(54)
二、《隨函錄》中的汉字構件混同現象 .....	(56)
三、《隨函錄》同形字產生緣由 .....	(60)
第七章 《隨函錄》類化字研究 .....	(63)
一、《隨函錄》類化字的類型 .....	(63)
二、類化字的研究價值 .....	(67)
第八章 《隨函錄》常用俗字形體演變研究 .....	(69)
一、惡 .....	(69)
二、惱 .....	(73)

## 中 篇

《隨函錄》俗字彙釋 .....	(79)
部首目錄 .....	(447)
部首檢字表 .....	(449)

## 下 篇

《隨函錄》俗別字譜 .....	(465)
音節檢索表 .....	(721)
參考文獻 .....	(732)
後記 .....	(737)



上篇





## 第一章 緒論

### 一、可洪與《隨函錄》

可洪，五代後晉僧人，出生在漢中一帶。關於可洪的生平事迹，文獻極少記載。綜合起來有如下幾種：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釋家音義》：“《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僧可洪撰。”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3：“四年，敕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T49，p0391c<sup>①</sup>）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52：“晉天福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T49，p0454c）

元·脫脫《宋史·藝文志》：“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

比丘明復《中國佛學人名辭典》：“可洪（五代），比丘，秦人，住長安石羊寺。初習儒業，能文。既佛，博通經籍，時講說，座下恒盈百眾。有《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除此之外，其生平履歷皆不詳。

可洪《隨函錄》，正文三十冊（卷），書前有《前序》及《序內文字音切》，書尾附有自撰的《後序》、《施冊入藏疏文》、《慶冊疏文》及希悟的《贊經音序》。

可洪撰寫此書前後花了十年時間（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公元 931 年）至後晉高祖帝天福五年（公元 940 年）），先撰寫草本，然後修改並謄寫定稿，隨後將之入藏。

《前序》云：“洪幸依龍藏，披攬眾經，於經律論傳七例之中錄出難字二十五卷，除其雙書翼從，及以注正說文，於中同號別章，名殊體一，凡具音切者總一十二萬二百二十二字。首尾十載，綴撰方周，用紙九百

<sup>①</sup>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大正新修大藏經》（前 85 卷），新文豐公司影印。“T”表示卷數，“p”表示頁碼，a、b、c 表欄數，以下皆同，不再出注。

張，寫成十五冊，目曰《藏經音義隨函錄》焉。”(59/547a<sup>①</sup>)《慶冊疏文》云：“右從長興二年十月七日起首看經，兼錄草本，至清泰二年十二月三日罷卷，又從清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下手謄寫入冊，至天福五年六月二十日絕筆。”(60/610b)“依開元目錄見入藏大小乘經律論傳七目，惣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所撰諸經音義共一十五冊。”(59/548a)

據此可知，該書訓釋文字以《開元釋教錄》所收佛典為序，始於《大般若經》，終於《比丘尼傳》，共計 1076 部，5048 卷，以千字文編次，始“天”終“英”，共 480 帙。收字所依“經律論傳七例”指的是大乘經、大乘論、大乘律、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賢聖集。具體部、卷、帙分布情況是：

大乘經音 515 部，2173 卷，203 帙；大乘論音 97 部，518 卷，50 帙；大乘律音 26 部，54 卷，5 帙；小乘經音 240 部，618 卷，48 帙；小乘律音 54 部，446 卷，48(45)帙；小乘論音 36 部，698 卷，72 帙；賢聖集音 108 部，541 卷，57 帙。

總計 1076 部，5048 卷，483 帙。統計的結果在“帙數”上與前面提到的不一致。“483 帙”是可洪謄寫時標注數目訛誤所致，千字文從“天”至“英”，只有 480 帙，根據《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每卷帙數統計也是 480 帙：

第一卷 69 帙(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明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菓珍李柰，菜重芥薑，海鹹河淡，麟)

第二卷 21 帙(潛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製文字，乃服衣裳，推位)

第三卷 20 帙(讓國，有虞陶唐，弔民伐罪，周發殷湯，坐朝問道，垂拱)

第四卷 18 帙(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戒羗，遐邇壹體，率賓歸王)

第五卷 15 帙(鳴鳳在樹，白駒食場，化被草木，賴及萬)

第六卷 16 帙(方，蓋此身髮，四大五常，恭惟鞠養，豈敢毀)

第七卷 11 帙(傷，女慕貞潔，男効才良，知過)

第八卷 19 帙(必改，得能莫忘，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信使可覆，器)

①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中華大藏經》第 59、60 卷所收《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前的數字為《中華大藏經》卷數，“/”後的數字表示頁碼，a、b、c 表欄數，以下皆同，不再出注。

第九卷 13 帙(欲難量,墨悲絲染,詩讚羔羊,景行)

第十卷 21 帙(維賢,尅念作聖,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傳聲,虛堂習)

第十一卷 31 帙(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尺璧非寶,寸陰是競,資父事君,曰嚴與敬,孝當竭力,忠則)

第十二卷 22 帙(盡命,臨深履薄,夙興溫清,似蘭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

第十三卷 15 帙(淵澄取映,容止若思,言辭安定,篤初誠)

第十四卷 15 帙(美,慎終宜令,榮業所基,籍甚無竟,學優)

第十五卷 15 帙(登仕,攝職從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詠,樂)

第十六卷 16 帙(殊貴賤,禮別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

第十七卷 10 帙(受傳訓,入奉母儀,諸姑伯)

第十八卷 23 帙(叔,猶子比兒,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規,仁慈)

第十九卷 34 帙(隱惻,造次弗離,節義廉退,顛沛匪虧,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守真志滿,逐物意移,堅持雅操)

第二十卷 19 帙(好爵自縻,都邑華夏,東西二京,背邛面洛,浮渭據)

第二十一卷 8 帙(涇,宮殿盤鬱,樓觀飛)

第二十二卷 9 帙(驚,圖寫禽獸,畫彩仙靈)

第二十三卷 9 帙(丙舍傍啓,甲帳對楹,肆)

第二十四卷 9 帙(筵設席,鼓瑟吹笙,陞階)

第二十五卷 4 帙(納陛,弁轉)

第二十六卷 4 帙(疑星,右通)

第二十七卷 5 帙(廣內,左達承)

第二十八卷 3 帙(明,既集)

第二十九卷 3 帙(墳典,亦)

第三十卷 3 帙(聚群英)

根據我們的考察,錯誤出在《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小乘律音”所標帙數。“小乘律音”從“登”到“比”字實際上只有 45 帙(登仕攝職從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詠樂殊貴賤禮別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受傳訓入奉母儀諸姑伯叔猶子比),可洪標爲 48 帙,誤。

關於《隨函錄》的卷冊,有不同的說法。《前序》言“錄出難字二十五卷……寫成十五冊”,正文出現的是 30 冊,《通志》、《宋史》言“三十

卷”，《佛祖統紀》言“四百八十卷”。我們認為《隨函錄》本為“十五冊”。《前序》言“錄出難字二十五卷”，這可能是撰寫初稿時的分法，由於正文中經文也要言“卷”，同時也可能發現玄應《一切經音義》體制上正好是 25 卷。“後攬應師所制，鄙與符同。”<sup>①</sup>為了規範起見，避免混淆，後改“卷”為“冊”，重新編排壓縮為十五冊，又本分上下兩部分，定稿入藏時除掉“上”、“下”，作三十冊。十五冊，分上下，在文中還有殘留的痕迹。“賢聖集音義第七之八，此冊有三帙，十四下”（60/489a），可見“十四冊”是分了上下兩部分，如此其他幾冊也當分了上下兩部分。定稿入藏時除掉了“上”、“下”之分，作三十冊，“十四下”一語蓋刪除時不慎殘留下來的。《通志》、《宋史》以“冊”為“卷”，作三十卷，《佛祖統紀》誤以“帙”為“卷”，把“四百八十帙”當作了“四百八十卷”。

從性質上來說，該書是一部對佛典中出現的難字進行形體辨析、讀音標示、意義闡釋的書，與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一樣都屬於佛經音義類書。

## 二、編纂緣由

可洪編寫該書的原因有二：一是感慨當時“藏經文字謬誤頗繁”，一是對諸家經音義無法苟同。

《前序》云：“然藏經文字謬誤頗繁，以要言之，不過三種：或有巧於潤色，考義定文；或有妄益偏傍，率情用字；或有此方無體，假借成形；或有書寫筆訛，減增畫點。筆訛則真俗並失，用乖則句味兼差。令討義者敲口於天書，俾誦文者躑躅於鳥跡。此皆筆受者肆其胸臆，謄流者弄厥槩毫，遂令坦路變為丘墟，瓦礫渾其珠玉。吁哉！取捨兩端，實難措筆，只欲依文喚也，又反義焉；只欲就義呼之，復違字矣。”（59/546b）

佛經在筆受與謄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文字上的錯誤，嚴重影響了人們的閱讀與理解，對這些字進行訓釋與糾正就顯得很有必要。

《後序》云：“竊見藏經音決作者實多，而無遠慮之耽，但暢一隅之要。或有單收一字，不顯經名，首尾交加，前後失次（江西謙大德經音是也。只略得傳記中《陁羅尼集》及《道地經》兩帙中字勘會，頗甚訛舛，故知前後亦爾）；或有署其卷目，亦不雙彰，唯標誤錯之形，餘則都無一二（西川厚大師經音是也。從十誦律借得此本校勘，兼有未詳之字並不載卷中，此實不可也，洪則並箸冊內，遇不錯處則正之）；或有統括真俗，

<sup>①</sup> 見《隨函錄》後序。

類例偏傍，但號經音，不聲來處（即郭迒及諸僧所撰者也）。”（60/607b）

在可洪之前，至少有如下佛經音義類書：

1. 北齊·道慧《一切經音》
2. 隋·智騫《眾經音》
3.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4. 唐·窺基《法華經音訓》一卷
5. 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
6. 唐·雲公《大般涅槃經音義》二卷
7.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8. 郭迒《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
9. 西川厚大師經音、江西謙大德經音、南嶽經音、浙西韻、峨嵋經音、樓藏經音隨函錄、廣濟藏隨函

由於種種原因，諸音義各有缺失。有鑒于此，可洪發願要編寫一部理想的佛經音義書，以供人們研讀佛典之用。

### 三、《隨函錄》的研究現狀

《隨函錄》內容極其豐富，於文字、音韻、訓詁、古籍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詳見下文），然而該書長期以來並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相對於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行均《龍龕手鏡》等佛經音義書或字典的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來說，可洪《隨函錄》的研究就顯得十分薄弱。究其原由，蓋因該書長期存於海外，中土久佚，歷代文獻也罕有記載，加之重見天日的時間還短，導致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遠不及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黎養正《重校一切經音義序》云：“琳書即兼攬玄應、慧苑、窺基、雲公四家音訓，復親承不空三藏指定梵文音義。上通秦渭，近挹隋唐，乃至西土方言、人文地理，亦皆不遺不溢，囊括群有，理事無疑，信乎無美而弗備也。……《可洪音義》三十卷，音備而音疏。”（T54, p0932c - 0933a）黎養正對《慧琳音義》極盡讚美之辭，而以“音備而音疏”來評價《可洪音義》，在其心目中，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這一不甚公允的評價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迄今為止，只有以下幾種比較重要的論著：

1. 許端容《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音系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89）
2. 許端容《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敦煌寫卷考》（1991）
3. 儲泰松《可洪音義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02）

4. 徐珍珍《〈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俗字研究》(臺灣逢甲大學碩士論文)(1997)
5. 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と行瑠隨函音疏》(1994)
6. 韓小荆《可洪音義研究—以文字爲中心》(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7. 鄭賢章《可洪〈隨函錄〉俗字彙釋與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07)
8. 鄭賢章《可洪音義俗字札記》(《漢字研究》2005年第1輯)、《漢語疑難俗字例釋》(主要是利用可洪《隨函錄》考釋疑難俗字)(《語言研究》2006年第4期)、《可洪〈隨函錄〉與漢文佛經校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5期)、《以可洪〈隨函錄〉考漢語俗字若干例》(《古漢語研究》2006年第1期)、《以可洪〈隨函錄〉考漢語俗字(續)》(《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1期)、《可洪〈隨函錄〉與漢語俗字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上述論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音韻研究，許端容是最早研究可洪《隨函錄》音韻的，而《隨函錄》音韻研究最全面最深入最有成就的是儲泰松；二是版本、引書、編次體例等方面的研究，許端容、高田時雄、徐珍珍、儲泰松、支配勇在其論著中都有一些介紹；三是俗文字的研究，這主要是徐珍珍、韓小荆與筆者的論文，儲泰松雖以《可洪音義研究》為題，實際研究的是其中的音韻，並沒有去研究俗文字。

由於我們將以可洪《隨函錄》的文字作研究對象，因此有必要在此將徐珍珍論文與韓小荆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介紹一下。

徐珍珍論文分四章：第一章介紹了可洪的生平與《隨函錄》的版本流傳；第二章主要介紹了《隨函錄》的編次與體例；第三章結合一定的字條論述了可洪俗字的概念、俗字產生的原因以及俗字的判斷；第四章介紹了《隨函錄》的研究價值，指出《隨函錄》的研究一是能幫助人們去研讀佛經，二是在文獻上，有助存佚、校勘；三是於文字上，能夠瞭解當時書寫情形。徐珍珍的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窮盡性地歸納與整理可洪《隨函錄》的俗字，進而揭示出唐五代俗字的大致面貌，沒有利用可洪《隨函錄》所收錄的俗字去探索俗字的源流演變，也沒有充分地研究可洪《隨函錄》與《一切經音義》、《龍龕手鏡》、漢文佛典的關係，尤其是沒有充分利用可洪《隨函錄》去考釋歷代字典中的疑難俗字。與筆者博士後論文《可洪〈隨函錄〉俗字彙釋與研究》幾乎同時撰寫完成的韓小荆博士論文《〈可洪音義〉研究—以文字爲中心》對可洪俗字方面作了

比較全面的研究。該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就《可洪音義》的價值、體例、可洪對《玄應音義》的繼承與批判、《可洪音義》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中篇則考釋了部分《可洪音義》中的俗字。下篇為未完稿的《〈可洪音義〉異體字表》。

基於以上介紹，我們認為可洪《隨函錄》的研究總體上還不深入，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學術價值，其可供研究的領域還很多。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將以《隨函錄》俗字為重點，並對其他相關的問題作一次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

#### 四、《隨函錄》的研究價值

佛教在西漢末年從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的急劇發展，至隋唐已相當昌盛。它的傳入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這中間包括對漢語的影響。佛教的傳播離不開佛經的翻譯。佛經的翻譯始終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1：“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並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見行闕本並該前數。”(T55, p0477a)這些佛經一經譯出即輾轉傳抄，廣為流布。傳抄翻經主要有官抄、民抄，由此產生了以抄寫佛經為職業的寫經生。由於當時文字書寫上缺乏統一的規範，加之寫經生水平參差不齊，書寫態度也千差萬別，隨意草率者甚多，“文字謬誤頗繁”，俗訛字大量湧現，書寫訛誤成為同時期漢語俗字產生的一個主要途徑。與此同時，以辨析訓釋佛經文字音義為內容的佛經音義類書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可洪《隨函錄》之前即有玄應音義、慧苑音義、窺基經音、雲公經音、慧琳音義、江西經音、西川經音、郭遂經音、南嶽音等，不一而足。可洪《隨函錄》規模巨大，注釋簡要精當，可謂後出轉精，不僅訓釋了許多以前沒有訓釋的佛經文字，而且糾正了諸家音義在文字考釋上的不少謬誤，同時還比較完整地保存了當時所見的寫本佛經文字，對漢語俗文字、音韻、訓詁、古籍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 1. 文字學上的價值

《隨函錄》在文字學上的價值顯而易見，尤其是對漢語俗文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隨函錄》在收錄寫本佛經俗別字上有幾大特點：一、數量巨大，根據我們在整理《隨函錄》俗字譜時的初步估計，其除去重復的俗字數以萬計。二、一字多形，許多漢字在《隨函錄》中擁有幾個



甚至幾十個不同的形體，例如“惱”字，在《隨函錄》中至少有 32 種不同的俗體，“惡”字也至少有 27 種寫法<sup>①</sup>。三、一形多字，《隨函錄》同形字現象十分普遍，許多單個形體兼表幾個不同的字。如“耕”，代表了“牀”、“耕”兩字<sup>②</sup>，“綏”則代表了“綏”、“接”兩字<sup>③</sup>。本書“《隨函錄》同形字研究”一章對此進行了專門研究，可參。四、俗字類型豐富，根據我們的考察，目前在漢語俗字研究中已知的所有俗字類型在《隨函錄》中幾乎都有。<sup>④</sup> 增加意符，如“丁”俗作“疋”（60/228a）；改換意符，如“瓔”俗作“饜”（59/1056b）；改換聲符，如“臙”俗作“膀”（60/164b）；形體類化，如“扶”俗作“扶”（60/71c）；形體同形，如“胞”本為“脆”，俗為“胞”字（59/829b）；形體簡省，如“拯”俗作“拯”（60/336a）；形體增繁，如“捷”俗作“捷”（60/336a）；形體變易，如“軌”作“軌”（59/968）；構件移位，如“娶”俗作“媿”（60/318c）；合文，如“忝”為“人悉”之合（60/334c）；全體創造，如“歸”俗作“皈”（60/17）；避諱，如“世”俗作“世”（59/855b）。在所有的類型中，以形體訛誤、形體類化、形體同形產生的俗字最多。

就漢語俗字研究而言，《隨函錄》的價值超過了慧琳《一切經音義》、玄應《一切經音義》。它對於考釋漢語疑難俗字、探究俗字源流演變、了解俗字產生緣由、整理唐五代俗文字譜從而進行漢語俗字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此，本書後面幾章有詳細討論，茲不贅述。

## 2. 音韻學上的價值

《隨函錄》語音材料特別豐富，據儲泰松統計，《隨函錄》共有訓釋條目 120222 條，除去重復，共有反切 19188 條，直音 4584 條。讀音與《廣韻》、《集韻》相同的有 18324，占總反切數的 95.5%，相異的 864 條，占總反切數的 4.5%。不僅如此，《隨函錄》中還有為數不少描述方言差異的材料。這些對於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對於漢語方言史的研究，尤其對建構唐五代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儲泰松在《可洪音義研究》中對此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茲將其主要觀點轉述如下：

1) 可洪音義所反映的語音體系，大體反映了雅言、通語、方音三個層次，三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

① 請參本書“《隨函錄》常用字形體演變研究”一章，第 69 頁。

② 請參本書下篇“耕”字條，第 521 頁。

③ 請參本書中篇“綏”字條，第 369 頁。

④ 張涌泉先生在《漢語俗字研究》第 46 至 105 頁中列舉了 13 種類型的俗字，我們這裏參考他的說法，名稱上略有改變。